



## 雪落松叶

◇高方

最外层的叶子依然舒展如裙摆般松散，但内层已包裹紧密，捏一捏顿感踏实。如此窈窕便可承受长途运输之颠簸。

别看白菜窝在垄间其貌不扬，叶子并无精致讲究的姿态，但是从离地几米的视角俯视它们，却有震撼的观感。一朵朵花苞葱葱翠翠、圆圆滚滚、层层叠叠，像浸染了青汁，颜色顺着鼓胀的曲线，由浓而淡滑落。

每年收白菜的季节，奶奶佝偻的腰更弯了。她将背拉成一道弓，面向泥土蓄力，拢起白菜外层散乱的叶子，拉住根部轻轻一拽。片刻前还直挺挺的白菜，立刻倒在一旁。

爷爷有时会抡起锄头，把白菜根从泥土里钩拽出来，白菜顺势在地垄里打个滚，被爷爷的大手一把捉住，丢进柳条筐。手推车上摆起、坐稳，白菜们便跟着农人回了家。

带着泥土的白菜要先晾晒三四天，

直到外层的绿叶萎蔫，变得像纸一样皱而干，形成一层天然的保护膜。那些秋虫的浅吟低唱、寒生露凝、弯月银霜等自然风物统统封进心里，从此缄口。

晒过的白菜可以在室外任一处背风的地方堆放，不论放在何处都不需用纸张、棉被、塑料膜等物覆盖。它喜欢与自然天生天长，风、雪、寒霜才是它愿意接受的披风。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入冬后家家户户都要存上百余斤大白菜。它在最寒冷的季节受命，承担起果腹之重任。年幼正在长身体的我，总是不满足单一食物的摄入，于是在奶奶弯腰拾起一棵白菜时，便开始嘟囔着抗议：我不想吃炖白菜。

拢上套袖，奶奶横起面板，竖起擀面杖，烧旺炉火。双手交错间，便烙好一张酥香的葱油饼。有了饼的加持，炖白菜果然又变得别有滋味。有时，奶奶也会把肉渣和着白菜做成包子、饺子、烙饼，

味道各有不同，味蕾再次沦陷。大白菜味甘性平，它与谁搭配都可以。它愿意为任何一场厨房大戏充当配角，这不失为白菜迷人的部分，也是它的可贵之处。

小小白菜，清白而淡雅，深得文人墨客的偏爱，始终占据一方纸墨。

北宋文学家苏东坡也是资深美食家，曾作诗云：“白松类羔豚，冒土出蹊掌。”能从清淡的大白菜中品出如此美味，不失为阅尽繁华后的回归，表里澄澈，怎么都在。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写过大白菜：“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如今在大白菜的重要产地——山东胶州，刚收割完的白菜也用红绳捆绑，绳子上还挂着二维码，扫码可以看到它生长和运输的过程。

又是一年雪落时，雪霰排成长队降落人间，或随旋风急流而泻，或循着光线升腾。相比之下，白菜笃定多了。陈于墙角、铺于集市，不卑不亢地候在那里，为大地隆冬的洗礼而揭幕。

——摘自《人民日报》

## 文人抄书

◇安频



汉代的班超曾以抄书为业。其实，在整个封建时代，抄书是一种职业，很多珍本、孤本都是靠抄写传下来的。即便到了印刷术普及的宋、元、明、清时期，抄书仍是保存传播知识的一种方式。

汉代人以简牍、缣帛为抄写介质，但这些物品很贵，穷困文人无钱购买，便得知识流通缓慢。直到东汉蔡伦发明了纸，私人抄书才大热。南北朝时期，政府经常出资组织人员抄写史书、类书。隋唐时期，王勃、杜甫、李白、柳宗元等诗人的作品，也是靠“粉丝”进行抄录而保存下来的。

宋代之后，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可以快速地复制书籍出版流通，降低了人们获取知识的门槛。然而，手抄这种古老的方式仍在社会上存在。明代的永乐大帝下令编纂《永乐大典》，只因雕版费用太高，便找了很多读书人抄了一部，保存在皇宫里。到了嘉靖时期，皇帝担心此书遭遇火灾，下令照原样重抄一部。《永乐大典》共有11095册，近

3.7亿字。倘若当时皇帝没有组织人员抄写，可能很多书籍要失传了。清代乾隆皇帝也组织人员编撰了一套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四库全书》，将近8亿字，全为手抄本。

此外，诸如《水浒传》《红楼梦》等明清小说，在问世之时，也多以手抄的方式流通，直到这些小说广为人知后，“书坊”老板才会刻板、装订、销售。

其实，古人抄书除了客观因素限制外，还因为静下心来抄书，可以含英咀华，琢磨文章的辞藻布局，或者积累资料卡片，为他日写作之用。明人何大成曾写诗云：“抄书与游山，此乐可忘死。”他将“抄书”之乐与游山之乐趣并列，可知他是深谙其中三昧的人。以古况今，如今爱书之人不妨休闲时找本经典，抄录其中的句子，找回当初对书籍的那份深情与执着。

从前，车马慢，文字也写得慢。正因为慢，才没有丢失阅读的初心与憧憬。

——摘自《今晚报》

## 热爱工作

◇刘希

假期，我和老公坐在阳台上喝茶闲聊。他突然说：“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喜欢画图这个工作，一天不画，心里就觉得有什么事没做成的。”我惊讶极了，没想到他对这份工作如此痴爱。

自从结婚后，老公便改行做模具设计师，已经近20年了。他经常早上7时就打开电脑开始创作，一天到晚画图，琢磨构思，修改结构，调整思路，一套模具图往往要反反复复修改好几次才能让客户满意。由于这工作精准度要求很高，稍有差池就会造成客户损失，往往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份枯燥无味的工作，耗时费神，除了可以养家糊口再无可取之处。老公却觉得这不仅仅是工作，更是挑战难度、获得乐趣之所在，在水平的一步提升里，在客户满意的眼光里，他收获了成就感和价值感。

我身边喜欢工作的人还有不少。一个全职写小说的朋友，去年一年发了十几个短篇、好几个中篇，还写了两个长篇。写那么多字，真辛苦，还要改来改去，我照着稿子打字都费劲，而且枯燥得很。我问朋友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她笑着说自己也累得腰酸背疼，但是喜欢这个工作呀，做喜欢的事情就不觉得在熬，而是享受，特别是写活一个人物得到众多读者的喜欢，那种骄傲和满足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这引发了我的思考。我们对某一件事产生厌倦，觉得无乐趣，一定是还不太热爱这件事，或者是热爱的程度还不够。如果我们真心热爱，沉浸其中，就不觉得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反而乐此不疲。

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是一种幸福，从事自己不喜欢但是有价值的工作，可以培养兴趣，找到自我价值，同样可以收获幸福感。

对工作热爱，那些看似枯燥的、无趣的事就都变得可爱而有趣，热爱的力量，能助人走过荆棘和险阻，战胜失败和困扰，抵达成功之境。

——摘自《广州日报》



檀均 摄

## “还”钱

◇李柯霖

郑局长刚吃完晚饭，还没来得及收拾桌上的碗筷，就传来一阵敲门声。妻子隔着门问，“谁呀？”

“是我，郑大哥在家吗？”门外的人应道。妻子把门打开一条缝，她并不认识眼前的人，回头望着郑局长，“你认识吗？”郑局长走到门口，打量一番眼前的年轻人。“你敲错门了。”郑局长说：“我是姓郑，但我并不认识你。”

年轻人看看郑局长，仅凭五年前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照片，他也不敢肯定。年轻人愣了一下说：“我没有搞错地址门牌。请问大哥，你是郑真理吗？”

郑局长微微点了一下头，年轻人站在门口说：“没错，你就是我要找的郑大哥。”他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我是来还你钱的。这是一万元，请你收下。”

郑局长妻子在一旁赶紧挡住年轻人。“小伙子，你这就不对了，我们家老郑可是一个正直的人，虽说刚当上局长没两年，可从来就没有过手背向下的时候，你这可不是害他吗？”

年轻人赶紧解释：“嫂子你误会了。我也是个正直的人，可我一时起了贪心，用了郑大哥的100元钱。今天找上门来，就是想求得郑大哥的谅解，

我真是来还钱的。”郑局长两口子面面相觑，“这是怎么回事？”

年轻人说，五年前，他刚大学毕业，只身一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找工作，身无分文，也没通过面试。那天，他在花园路边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一千多元钱，还有银行卡和身份证。他当时偷拿了一百块钱应急，复印了一张身份证后，就把钱包交给了路边执勤的交警。

年轻人眼里滚动着充满祈求原谅的泪花，望着郑局长夫妇。郑局长一时语塞，感慨万千。

——摘自《西安日报》

## 黑龙江吾兄：

见字如面，展信如晤。

同为美丽中国黑龙江好兄弟，兄流经中、俄、蒙三国，磅礴于祖国大东北；弟白龙江，发源于甘川两省交界，川流于西北偏南一隅，经由嘉陵汇入浩荡长江。

同基异姓，大美与共。齐绘神州，幸甚幸哉！

近段时间以来，弟欣闻兄域内历史文化名城哈尔滨以雪为媒，倾城而动，冻梨刺身、人造月亮、进学企鹅……龙江人的倾心付出让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上演了一出出冰雪奇缘。

虽远隔千里未曾谋面，但同为龙江人，弟着意为兄的成就斐然感到高兴。弟深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朝成名绝非靠花拳绣腿以娱天下。兄的底蕴和颜值，加上东北人天生的好客热情，天时的地利人和最终让“尔滨”一跃成为新晋现象级文旅网红。

吾兄，如果说实力担当的尔滨，是北方的“龙江之子”，那我忍不住想跟兄汇报一番，弟流域境内的甘肃陇南，则堪称西北偏南的“龙江明珠”。此说，倒不是为蹭“尔滨”的热点，而是真心觉得，素有“陇上江南”之称的陇南，属实有必要唠给兄听。“龙的传人游龙江”，白龙江畔的大美陇南，真值得四海宾朋来此一游！

陇南，离九寨沟仅百余公里，是甘肃14个市州中唯一全境属于长江流域的地

## 白龙江写给黑龙江的一封信

区，既是北方的南方，也是南方的北方。有别于大漠戈壁的河西走廊，这里是甘肃这柄“玉如意”最美的一角：四季不同景，处处有惊喜！

发现甘肃，惊喜陇南。自然生态，首当其冲。

有别于你那吝啬的寒冷干燥，陇南气候温润，中南部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千年的红豆杉，罕见的古银杏群，陇南当地人早就习以为常。大熊猫、金丝猴等30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在陇南的深山密林里繁衍生息。对，兄没有听错，在西北甘肃，在陇南境内的大熊猫国家公园里，常有野生大熊猫出没！

陇南有野生珍稀动物，更有当归、黄芪、半夏等2000多种纯正地道的中药材，作为千年药乡，陇南绝对名副其实。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陇南是全国油橄榄的最佳适生区，这里的橄榄油在诸多国际大赛中斩获金奖，是国字号的油橄榄示范基地。惊喜陇南，多彩清香。陇南有橄榄绿，也有花椒红，更有茶叶香。陇南的“大红袍”花椒以麻辣鲜香著称，在川渝火锅产业大会上，陇南的武都花椒作为全国最优质的花椒代表，走出甘肃，走向全国，很多南方“小土豆”都好这口；作为甘肃唯一的产茶区，陇南是我国茶叶最北的产地之一，据懂

茶的专家鉴定，陇南茶叶的品质，丝毫不逊于西湖龙井等名茶。

吾兄，从旅游资源角度说，陇南的禀赋在整个西北地区都很有竞争优势：钟灵毓秀的自然山水，孕育了官鹅沟国家5A级景区，以及万象洞、西狭颂、阳坝、文县天池等18个4A级景区。

比如，这个季节的官鹅沟，天然的冰瀑，高悬于几层楼高的崖壁之上，沟内的高山湖泊银装素裹，白绿相间，煞是惊艳！就在近日，陇南的康县刚被中国气象局评为2023年“中国天然氧吧”。坦率说，陇南其它8个区县的空气质量一点也不输于康县。

惊喜陇南，不惟山水竞秀，是生态康养胜地，其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也同样值得称道。秦人先祖在这里牧马狩猎，始国东进，一统华夏，《秦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正是源自陇南——前不久，陇南礼县的角角坪遗址，作为目前发现仅见的秦帝国时期大型礼制性建筑基址群，入选了2023国内十大考古新闻。诸葛亮六出祁山，征战北伐，当年的陇南正是主战场，兄是不是感到很意外？

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陇南，毛主席在后后来被誉为长征加油站的哈达铺，做出了“到陕北去”的重大决策。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陇南的两当，打响了甘肃武装革命的第一枪。现如今，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和两当兵变纪念馆，都是西北地区赫赫有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

好水出好酒，美景遇美食。陇南人跟东北老铁一样，热情好客，酒量了得。陇南

产的金徽酒和红酒，口感醇厚，好喝不上头，在西北地区很受欢迎。有机会的话，咱们白加黑，啤加白，哈尔滨啤酒跟陇南白酒来个龙江兄弟会，咱喝个不醉不归，如何？下酒菜你大可放心，我来安排，当地的特色火锅、腊肠腊排、手抓羊肉，以及洋芋搅团、锅盔等各种陇南美食小吃，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惊喜不断。

兄，纸短情长，说不完的风光无限，也道不尽我对陇南的眷恋之情。这几年，陇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深度融合——2023年，陇南市累计接待游客3640余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87.47亿元。当然，这个成绩跟尔滨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弟写这封信的目的，正是真心想跟兄请教，如何与你一道壮大我们龙江兄弟的整体实力，共同为美丽中国增光添彩。说了这么多，兄或许想问，那外地朋友究竟如何来陇南体验惊喜呢？弟跟你汇报一下，来陇南很方便：陇南机场开通了直达北京、上海、重庆、青岛、深圳、海口等地的二十几趟航班，朝发朝至，即日即达；兰渝铁路贯穿陇南，从昆明、贵阳、西安、银川、乌鲁木齐等地，均可一趟火车直达陇南。而从成都、西安自驾来陇南，顶多也不过四五个小时的车程。对了，陇南跟九寨沟毗邻，从九寨沟来陇南的话，高速半小时足矣。最后，弟想说一句：陇南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生态陇南康养胜地，将以最诚挚的热情和最特色的礼遇，期待你和天下宾朋的大驾光临！

龙腾虎跃，勿颂冬祺。

弟：白龙江 顿首  
2024年1月14日

——摘自甘肃文化影视频道

## 汉语的奇妙寿称

◇谭汝为

几年前，笔者有两位八十八岁高龄的学者朋友一起庆祝寿辰，有朋友用“岂止于米（寿），相期以茶（寿）”来祝愿二老宝刀不老，健康长寿。

“米寿”指八十八岁，“茶寿”指一百零八岁——属于利用汉字形体特点的析字与借代两种修辞法的融合。汉字在形体上形成一套稳定而灵活的基础结构，具有可分可合的特点和再生能力。通过对汉字字形结构进行分离、拆解、增损和组合，来巧妙地寓意寓理、达志传情。例如“米”字形体，如同竖写的“八十八”三个字相连。“茶”的字形，像“米”字之上加草字头，而草字头与数字“廿”相似。“米”字（八十八）加上“廿”，就是一百零八。这种借代修辞妙在绕直为曲，委婉传意；另辟蹊径，不落俗套。

“相期以茶”是文言祝寿的惯用语。“米寿”“茶寿”之类称谓，表达出对老年人健康长寿的美好的祝福和期望。1983年，冯友兰和金岳霖——两位哲学大家皆八十八岁。冯友兰撰寿联送金岳霖，上联云：“何止于米，相期以茶。”北师大吴师敬教授联：今朝贺米，指日恭茶。”2005年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庆贺林庚

教授95岁寿辰大会上，季羨林先生的祝词也是：“相期以茶。”以上寿联或祝词的意思是：老寿星不仅止于“米寿”，还应活到“茶寿”。语意吉祥，表达婉曲，妙趣横生。

汉语最常见的传统寿称，多属借代修辞，例如称六十岁为“花甲”，称七十岁为“古稀”，称七八十岁为“耄耋”，称一百岁为“期颐”等。

寿称另一系统属于析字修辞——除上文所谈“米寿”“茶寿”之外，还有“喜寿”“伞寿”“半寿”“白寿”“皇寿”等寿称。七十七岁可称“喜寿”，因“喜”字草书形体与竖写的“七十七”类似；八十岁可称“伞寿”，因“伞”字别体简称为“伞”，可分解为“八十”二字；八十一岁可称“半寿”，因“半”字可分解成“八十一”三字；九十九岁可称“白寿”，因“白”字是“百”字减“一”，恰为九十九；一百一十一岁称为“皇寿”，因“皇”字可分解为“白十二”三字，“白”为九十九，再加上十二，为一百一十一。这些都是借助汉字形体部件的组合或拆分而达到婉曲达意的修辞效果。

这种妙用“析字”修辞形成的系列寿称，不仅为汉语独擅，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语、韩语和越南语等也有类似的传统说法。

——摘自《辽沈晚报》

父亲退休后，生活在江北一座小镇上，住着老式两层楼的一楼。

父亲在屋后搭了间小房，小房的一角垒出个烟囱，盘了一盘火炕，炕边搭了灶；再把窗户卸下，打通，装了个门，小房与父母亲的卧室连在一起。

冬天，寒风一次次扑向窗户，扒着玻璃往里张望，父亲把炕烧得滚烫。我每次回家，没进门，就能听见小房里传出的笑声。父亲和母亲坐在火炕上打纸牌，“争上游”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一般都是母亲赢，父亲输。母亲赢了，高兴得像个孩子。父亲输了，乐呵呵地说：“这把不算，重来。下回我一定赢你。”母亲说：“就你那臭牌，咋能赢我！”父亲“咯咯”笑出声：“那说不准呢。等会……”父亲下炕，往灶里添柴，“看这时候，玲儿快回来了，这地瓜得烤熟”。

父亲每年种地瓜，秋天把地瓜收回家，放院里晒晒，再放进储物间阴晾。用父亲的话，“先见见世面，再奉献自己”。冬天一到，灶火一生，大锅一坐，父亲自制的烤地瓜架一放，洗几个地瓜，搁架子上。父亲特意买了个和大锅匹配的锅盖，盖上，炉沿四周塞些抹布，把气都堵在锅里，大铁锅烧得通红，地瓜香脚劲劲往外钻。

父亲坐在小凳上，往灶里添柴。这些柴都是父亲捡的枯枝和破木板，还有不知谁家扔出来的破箱子，捡回来，劈开，都成了灶中宝。灶火把父亲的脸映得红彤彤，眼睛亮得像星星。

我家离父母家不远，每周末都会回家。我推门进屋，父亲更乐了：“我说的吧？”父亲赶紧再往灶里加把柴。母亲说：“快上炕。”我鞋子都不甩，往炕上坐，真暖啊，热浪一阵一阵涌向全身，别提有多美了！

回顾小房，就这盘火炕亮眼。比单人床宽，比双人床窄，上面铺着编织的草席，炕沿略高，棱角分明，很是精致。父亲笑容灿烂：“暖吧？”“暖，太暖了。”父亲抚摸着炕沿：“我是睡炕长大的，多少年也忘不了小时候的炕。”

父亲曾说，炕救过他的命。一年冬天，父亲生了病，不知是啥病，成天发抖。奶奶把父亲捂在被子里，把炕烧得冒火，后来父亲不再抖了。奶奶整个人趴在炕上大哭，边哭边捶打炕，边念叨“我的神啊，我的命啊”。那年父亲七岁。长大后，参加工作，从北到南，他再没睡过炕，但他忘不了奶奶趴在炕上的样子。

父亲曾把奶奶接到家，想让奶奶住段时间，好尽孝。奶奶第二天便要回老家。奶奶无论如何得睡炕，她说睡不着炕，她的魂没处搁。那时我们还住着筒子楼，无处盘炕。父亲望着奶奶的背影，长叹一声。

父亲向灶里添了一根粗柴，火苗“突突”往上蹿，往烟囱里跑去。父亲关上灶门，站起来，取下锅沿挤着的抹布，地瓜香急匆匆地往外挤，在小房里弥漫。父亲烤的地瓜恰到好处，外皮略糊，剥开皮，全是蜜般甜汁，好像还冒着小泡呢。咬一口，太烫，不停地往嘴里倒腾……甜甜。父亲说：“慢点，没人跟你抢。”

每年冬天，父亲都烧他的火炕，把大铁锅烧红，烤地瓜。母亲喜欢吃，我也喜欢吃。有一年，吃完地瓜，也许是因为太惬意，竟有睡意，还做了一个梦，梦见父母亲坐在炕上打纸牌，他们却越来越年轻，我惊喜交加……

——摘自《西安晚报》

凡本版所采用稿件作者，请与本报编辑部联系，领取稿费。



## 火炕

◇靳玲